

百家对谈

对话祖峰——

# 揭开角色的“面具”

电视剧《面具》收官。

祖峰以“李春秋”这个角色再次回到大众视野。

跟他合作过的导演郑大圣这样评价他：一个对表演有心思的人。对于表演，他研习，拿捏，玩味，享受。

他不参加真人秀；和剧组一起接受采访，他永远是话最少的那个。表演之外的时间，他更愿意处于一种“躲起来”的状态，写字，篆刻。表演这件事，需要天赋也需要后天训练。很多年里，他正是用这些无用之用训练自己，训练自己的感应能力，累积自己的表演智慧，等到需要的时候，瞬间激发。

好演员往往是羞涩的。因为他们比常人更敏感，需要角色的面具来遮挡；只有在那个人不是自己的时候，才会得到很大的自由。

这一次，让我们揭开角色的面具，走近祖峰。

——编者

嘉宾：祖峰 演员，代表作包括电视剧《潜伏》《北平无战事》《欢乐颂》《面具》、电影《非凡任务》等  
采访：邵岭 本报记者

## 谈角色：我本人离崔中石更近一些

记者：《面具》播出之后，大家都把李春秋和你《潜伏》中扮演的李涯相比较，因为两部作品都是谍战剧，而且李春秋和李涯在身份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你本人是怎么看待两个角色的区别的？

祖峰：《面具》和《潜伏》本身是不一样的作品，同时我在扮演角色时所处的创作周期也不同，毕竟中间相隔了十年，十年前的我跟现在不一样。

就角色而言，剧本为李春秋提供的维度更多、更丰满，李涯相对单纯一些。在表现李涯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主要是在剧本的基础上赋予角色一些气质，比如他的执着和坚持，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反面人物。可能因此给大家造成了一种新鲜感。李春秋就更丰富一些，因为他有家庭，有男女之间的感情，还有随时被发现的可能。两个人物的性格和动机也不同，李涯是勇往直前的，而李春秋，只是希望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希望过平静的生活，希望家人得到保护。

其实如果把李涯和李春秋放在一个戏里面，也有可能是成立的。李涯就是那个追的人，李春秋就是那个逃的人。

记者：这十年里，仅就电视剧而言，对于你在《潜伏》《欢乐颂》《双刺》《金婚风雨情》《北平无战事》《面具》等作品中出演的角色，观众的反映是不一样的，有的大家觉得很好，有的就觉得没那么好。你自己怎么看这些角色？那些观众觉得不那么好的，比如《欢乐颂》里的奇点，你觉得是角色本身的问题，还是你的个人气质跟角色的贴合问题？我想请你对自己扮演过的这些人做一些分析。

祖峰：角色本身的好，跟角色在设定上讨好观众是两个概念。一般的观众可能会迷恋角色里面特别好的那些方面，比如说帅啊，有多少优点啊，但其实那是假的人物，那人物是塑造出来的。但当我们说到演员对角色的塑造时，首先看你是不是“那个人”，同时在表现“那个人”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把“那个人”的内心和思考表现出来，从而达到打动人的目的。这样才能算是好的塑造。

好的角色塑造离不开文本底子的

支撑，剧本好，演员才有表现的空间去塑造那个人物。很显然，《潜伏》《北平无战事》《面具》《金婚风雨情》这些都属于剧本好的，《欢乐颂》其实剧本也不错，所以那些人物没有好坏之分，我所做的就是把人物的某一方面表现出来而已。

记者：这些角色里，谁和你本人最接近？谁又离得最远？哪个角色感觉最困难？

祖峰：我是双鱼座，我的身体里本来就住着不止一个人。所以，这些角色跟我都有的相似的地方，但又都不是我。如果一定要选的话，可能我生活中当中不太像李涯那样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人；我本人可能更偏向崔中石一点。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过特别困难的、难以理解和进入的角色，基本上还是属于普通正常人的范畴内。表演的困难有剧本的原因，同时也和导演以及演员自己的理解力有关。就剧本而言，如果剧本基础好的话，都不需要花费特别多的心思，在阅读剧本的同时那个人物就从脑袋里跳出来了，之后就按照那个人物的逻辑去做就行了。就像我们读一本好的小说，其实你阅读的时候里面的人物都活灵活现地跳出来了，这就是好的文本所带给你的。

的、甚至是很自卑的状态，每次在面对一个新角色的时候都特别不自信，觉得自己大概没有办法胜任。梅丽尔·斯特里普甚至说，好的表演往往就是产生于不自信，产生于演员的自卑感。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祖峰：没错。只有在你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下，你才会去苦苦寻求答案，创作的过程就是寻找答案的过程。而且，那些一开始就认定的事情往往不会激发你的创造力，就是因为那些不确定性，才会让你有创造的欲望。

记者：表演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有人说控制，你觉得呢？

祖峰：控制不能说是一种表演的境界，它更多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境界，在我看来应该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种，当然我也远远没有达到表演的最高境界。

但是控制对于表演确实特别重要，特别特别重要。所谓控制，其实就是和宣泄相对的；洒狗血的表演就是没有好的角色，崔中石算一个。你看他表面上波澜不惊，甚至是极度克制，但同时能够带给你一种汹涌澎湃的力量。

表演上的控制最终产生的一种张力，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对于观众感官上的刺激，而是对于观众内心的震撼。就像你在一根树枝弯曲到最大限度，但是不能让它折断。那个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看艺术作品，有些你当时觉得觉得很震撼，很动人，事后很快就忘了；有些你看完之后两三天都在那个情绪里面出不来，其实就是不一样的两种境界。

祖峰：我写字主要是抄书。一开始就是单纯地写字，后来，大概十年前吧，觉得需要读一些书，那么抄写就可以把两件事情并一件事情办了。有不少文章都抄了好多遍，比如《赤壁赋》《洛神赋》《滕王阁序》，最熟的就是《岳阳楼记》。

要说对我的职业有什么直接的用处，写字也好，篆刻也好，都没有。但是我想，就是这些无用之用才可以让自己的变得越来越好。我希望是这样。

记者：未来有什么打算？你曾经和周韵一起演过一部只有两个角色的话剧《爱情的印象》，以后还会再尝试舞台表演吗？

祖峰：我想，所有的演员应该都有戏剧情结，有对舞台的向往。最主要是影视剧跟舞台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影视剧是打断的，而在舞台上可以连贯地、一气呵成地去表现一个人物和故事，这是不一样的两种方式，一气贯通下来的感觉肯定更舒服。而且舞台表演的反馈也更直接。影视作品你在创作、在表演的时候是没有那个感觉的，只有在放映和播出之后才能收到观众的反馈，但是舞台表演你接收到的反馈是实时的。

但是，要说具体的打算，要看能不能遇到好戏。看机缘吧。



▲按顺时针顺序依次为《欢乐颂》《北平无战事》《面具》《双刺》剧照

## 有所思

应邀参加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的筹备座谈会，把电视剧的那个版本又看了一遍。这一看，又看出了一些新的想法。

我们知道，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是礼法森严的大家族，即便骄纵如贾宝玉，按老祖宗的说法，“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这种天然存在的礼数，在此版电视剧中的许多场合被改编了。比如，元春让姐妹住入大观园，贾政有他自己的理解，吩咐说是把宝玉监管起来。但新版电视剧加了一段王夫人当着孩子的面反驳贾政的话，说，娘娘让宝玉是入园读书，老爷如何说这是监管呢？这在今天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反抗，但在当时却是非礼的。还有，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打秋风，王熙凤让人安排她吃饭。她去旁屋内吃了，又过来回话。但是，在此版电视剧中，变成王熙凤直接来到她饭桌前，跟她对话，还有板儿在桌边打嗝作陪衬，虽然画面具有戏剧性，但同样是非礼的。类似的非礼之举，在此版电视剧中还有很多。

也许，以今人的眼光看，那些长幼之序、主奴之分的礼数，不可能再如传统社会那样，在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在今天也难以得到贯彻。所以，在演绎一个传统大家族的故事时，尽管主创人员在许多场合都声称他们忠实了原著，但是，现代社会张扬自我个性的意识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反思自我、客观看待历史的能力。其结果，只是把当下生活的局部经验代替了历史的整体经验，把历史加以同质化、简单化的理解，让人看不到一个差异化世界的存在，达到的只是“无礼而取闹”的戏说效果。

说了那么多，其实并不是想说电视剧，而是想谈对传统文化的类似新认识。把传统社会的礼仪文化凸显出来，其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强化我们对一个差异化的历史经验的认知，它具有对人的当下行为起借鉴、指导作用的普遍意义，这有待于我们从这种差异化的经验中剥离出来。

儒家经典《礼记》中有一个相当著名的“曾子易箦”故事，说的是贤者曾子弥留之际，睡在他不该睡的贵族专用席子上，经仆提醒，他让家人和学生把席子换走，也就在换席那一刻，他去世了。《礼记》记录此事的用意，当然是赞扬曾子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然有对礼仪其实是儒家宣扬等级制度的不苟且。

## 有所思

詹丹

# 能不能改编《红楼梦》？

有感于近来对传统文化的各种“新解”

代人的眼光看，这种恪守和捍卫，似乎迂腐可笑。我们是否还有读它或者接受它的必要？或者说，对于类似的内容，这样的一种礼仪制度，我们是否应该用现代人的行为方式来改造它、同化它？

仍以《红楼梦》中的礼仪文化为例，看一下贾探春的精神世界。从人情上说，她与生母赵姨娘自觉保持疏远的关系，也不愿意照顾赵姨娘的兄弟，似乎做到了大义灭亲。因为她牢记着自己的主子身份，在抄检大观园时，当王善保家的假借去搜她身时，被她打了很狠的一巴掌，理由就是要以主子的身份来教训不知高低的奴才。虽然大家都觉得这一巴掌打得太快人心，但须知，探春的道理气壮，也是以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为有力支撑的。这种等级制度，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而探春自觉维护它，铁面无私地支撑着它，其对于维护大家族的稳定，有一定合理性。虽然从现代人的常情与公正看，又觉得她做得过分，更不用说缺乏起码的平等意识。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我们不会忘记，她对于自己的丫鬟，有着她独特的保护意识，决不允许抄检者搜查她丫鬟的东西。这也是礼仪文化的题中之义。虽然她用的是另一种说法：

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的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礼仪文化，既有违背人情、强调等级观念的地方，但也是礼仪，给了这一等级体系中互相支撑的力量，人与人彼此间似乎成了统一的生命体，能够在困难的时候互相保护。在它支撑起那样一个大家族的同时，也把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人与人互助式关系以及整体联系的思维方式传递到了当下社会，关于此，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有深入讨论。

这也让我们进一步联想到：用越同性的简单思维对文化资源加以同文化式接受和改造，并不能激发传统文化的活力。这样的形态跟尚具活力的民间文化无关，是被商业操控的大众文化。虽然在商业文化无孔不入的今天，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变得有些模糊，但是，对文化的差异性保持敏感，是我们必须有的基本态度。让民众既了解差异化的历史，又理解可以传承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价值，才能强化文化共同体的意识。在此前提下，才谈得上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创新，也能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 谈表演：只有那些不确定，才会激发出你的创造欲望

记者：表演这件事，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祖峰：痴迷于表演的人，都是没有长大的孩子。

记者：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之前，你曾经在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过。这样的经历对你后来在电影学院的学习以及从事表演有影响吗？

祖峰：在成长阶段，没有进大学，而是工作了几年，这让我在从事表演行业之前有机会先学习与与人相处，锻炼人情练达。

一个人在学校里面对的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同龄人，老师是作为长辈出现的。这和工作中与人相处的模式不同，一个人进入职场，你的同事未必是你的同龄人，很多可能甚至是你父辈的年纪。你知道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你要更多地考虑对方，要尽量与人平等地交流和沟通。这种能力对演员体会角色是有帮助的，因为演员对于角色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站在角色立场上去考虑一切，包括分析角色的性格和行为。

记者：成为演员之后呢？通过什么去体验生活？

祖峰：接触人，观察人。更重要的是伴随年龄成长的心智成长。在成长过程中，人会不断思考，对情感和思考，对审美的思考，等等。对演员来说，生活阅历永远是我们可拿到的

表演素材。

时间很重要。演员的创作依附于影视作品或者舞台作品，而它们的根源来自于作品的文学性。那么很多优秀的作家，当他们写出不朽的作品时年纪都不轻了，这就是生活经历或者说年龄增长所带给他们的积累。我现在回头看过去十年前的表演，会觉得有很多稚嫩的地方，不是因为我在表演技巧上比那个时候高了，而是因为我在心智上比那个时候成熟了。

记者：你演过电影，也演过电视剧，觉得两种艺术样式对表演的要求，或者说对表演的限制，有什么不同？

祖峰：从观看条件上，或者说从观众层面上，电影是大家自愿去买票，然后去电影院这么一个相对封闭的、黑暗的空间里沉浸式地观看，而电视剧更多是大家开着灯，一边看一边可能手还做着别的事。所以相对于电视剧来说，可能剧情更重要，需要能够抓住观众，让观众跟着节奏走，而电影在此之外还需要情绪的渲染等等。

从这几个层面上来说，电视剧的表演首先要准确清楚，你得演得很明白，但电影可能就不必要把戏演得那么明白，演得太明白反而会失去一些味道。

记者：有很多优秀的演员，比如张译、段奕宏，都说过面对表演这件事情，他们常常是处于一种没有安全感

## 谈将来：所有演员都会有一个关于戏剧的情结

记者：到目前为止，觉得自己在表演上有什么局限吗？

祖峰：我的作品不多，还没有触碰到自己的边界，大概还有很多可能性没有开掘出来。所以，谈局限可能还为时尚早。

记者：说到作品数量，你跟黄晓明、陈坤、颜丹晨是同班同学，但是班级所有人里最后一个被观众知道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着急吗，还是始终比较淡定？

祖峰：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的愿望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当年在工厂里工作的时候，我的愿望是考上电影学院，可以表演，哪怕很清贫也无所谓。上电影学院之后我觉得愿望达成了。毕业之后，学校缺老师，就聘我回学校去教课。我在学校呆了五年，主要精力都放在怎么教学生上。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自己会的事情怎么让别人会，不容易。加上我性格比较内向，一开始做得很不好，很有挫败感，所以基本上所有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一直到2006

年工作，两年后就接了《潜伏》。所以还好啦，并不是别人想象的有一个漫长的等待期。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有快有慢。不一样吧。

记者：正式地、专门地从事演员工作之后，有没有遭遇过职业瓶颈？

祖峰：就表演而言暂时还没有。一方面是因为我本身产量就比别人要低，工作密度不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在消耗我之前所有储备的东西，包括对于角色的新鲜感，所以拍完一部戏歇一段时间再接新戏，和你一部接着一部拍，从创作的兴奋度上都不一样。

我会两部片子拍摄之间的空闲时间里面做自己的事情，释放压力，同时也是积累能量。你不能总是处于放电状态，你得充电才行。所以目前还没有你说的瓶颈期。

记者：你说的“自己的事情”，我猜就是写字和篆刻这些？我知道你写得不好，很有挫败感，所以基本上所有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一直到2006年才离开，正式地、专门地从事演员的